





茶人茶语

卢祺义 张小霖/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茶人茶语

卢祺义 张小霖/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茶人茶语/卢祺义,张小霖编著.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227 - 3

I. ①茶... II. ①卢...②张... III. ①茶—文化—上
海市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4996 号

封面题签 汤兆基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封面设计 熊俊

茶人茶语

卢祺义 张小霖 编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3 字数 218,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227 - 3/G · 1357

定价 25.00 元

序 言

周星娣

凝聚上海市茶叶学会诸多茶人心血的《茶人茶语》一书即将付梓出版了，应该书策划卢祺义、张小霖先生盛情邀约，特为本书撰写序言。

纵观全书，感受最深的是书中以一个个鲜明的人物、一件件生动的事例，串联起上海茶人为振兴上海茶业、振兴中华茶业而不懈努力奋斗的轨迹。

多年来，上海茶人甘于奉献，敬业创业；上海茶人自知先天不足（上海不产茶），所以勤耕不辍；上海茶人与社会各界联合推广的少儿茶艺开创了茶文化与教育改革的先例；上海茶人最早在茶行业举办高级茶艺师培训工作；上海茶人不因事小而不为……凡此种种要素构成了今天的上海市茶叶学会及上海茶人。在这个光荣的团体中间，产生了茶叶行业的优秀团队上海天坛茶叶有限公司，涌现了茶馆行业全国百佳茶馆代表秋萍茶宴馆、泰和茶馆、紫怡茶道、唐韵茶坊等茶馆，培养了茶叶流通协会的领军人物黄汉庆等，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为上海茶业乃至中国茶业的振兴而忘我奋斗的海派茶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过上海茶人的努力，源于农耕文化的茶文化，已经被打上湛蓝色的海派印记。上海茶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谱写着上海茶业乃至中国茶业最悦耳动听的歌谣，同时，这座城市也成就了上海茶人的财富和骄傲。

今天，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茶企业或创业者，带着梦想，投身于上海茶叶市场；更有一大批年轻茶人正迈进上海，酝酿着成功与

希望。当然，我们在梦想和企望的同时，要有充分的克服一切困难的心理准备，这样才能在上海这座经济大舞台立足发展，而书中记载的叶石生、许四海、刘修明、刘启贵、刘秋萍、高胜利、黄汉庆等上海茶人优秀代表的成功经验，更可提供给他们参考借鉴。

这本《茶人茶语》里述说的人和事，只是上海茶界众多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希望能对阅读此书的茶人们有所启迪。

我很惭愧，做了三十多年的编辑，却从未为他人的书写过序。但作为上海市茶叶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为弘扬上海茶叶大业、为宣传上海茶人精神摇旗呐喊，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言归正传，请您还是快点阅读后面的正文吧！

那里有上海市茶叶学会的茶人茶语！

那里有您想要了解的上海茶人的酸甜苦辣！

目 录

周星娣:序言	1
蒋星煜:我的饮茶生活	1
何耀曾:茶业,终身的事业	10
王镇恒:我是一棵“茶树”	19
白忠懋:我饮茶既在家更在“野”	28
王存礼:编著茶书二十年	36
刘启贵:这辈子注定与茶有缘	45
徐永成:乐为茶文化发展多贡献	55
刘修明:切切实实为“茶”做点事	63
沈海宝:缘是中华一茶人	71
陈金芬:茶伴我活到老学到老	80
徐传宏:再写几本茶味香浓的书	87
汤兆基:饮茶是修德的过程	94
倪焕凤:多角度推广茶文化	102
于金玲:以声传情的“空中茶馆”	110
黄汉庆:让茶业持续健康发展	117
许四海:壶缘,佛缘,福缘	124
蔡东联:茶科研应贴近大众	132

陈金林:我对“茶”的研究和思考	140
高胜利:“茶”的发展有赖更多人参与	148
乔木森:乔家有木应有“茶”	157
陶昌鹏:一生追求“石壶”创制	169
刘秋萍:中国茶文化阵地决不能丢	179
刘钟瑞:茶,陪伴我的生活和工作	188
韩欣:把社区茶艺“蛋糕”做大	195
钱谷夫:发扬“茶人精神”,尽力为“茶”奉献	204
谈桃林:清韵紫砂 淡雅茶人	214
阮华根:既投身茶业 就认真去干	222
梁似瑛:围绕“茶”字作文章	231
汪玲平:茶缘不了情 清香诱后人	238
闻芳:茶艺师,“茶”的传播者	249
方茵:倾心于茶艺教育	258
卢祺义:后记一	268
张小霖:后记二	270



蒋星煜： 我的饮茶生活



蒋星煜先生近照(2009年9月)

蒋星煜

(1920—)，江苏常州溧阳市人。历任图书馆馆员、电影厂编辑、新闻记者。建国后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华东文化部、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干部。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学术顾问。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并应邀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复旦大学等十几所高等院校的研究生、进修生讲学。学术论著颇多。并担任历届《辞海》编委、分科主编。曾主编《元曲鉴赏辞典》、《明清传奇鉴赏辞典》。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 蒋老先生,有幸与您合作编著的《文人品茗录》一书去年5月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众多好评,沪上文人士吴兴人、湖州茶文化学者寇丹等还专门写了书评推介,网上的好评也不少。但我知道,这本“可以传世”的茶书从策划、立项到具体编写要求等都是您一手操办的,我只是一个帮手而已。您作为著作等身的史学大家,在86岁高龄的时候,还有兴为“茶”立说,从而创下历史上高龄老人编著茶书的新纪录,能否为我们谈谈您当时的想法和目的?

▲ 我曾经看到过几本文人品茶录的汇编,觉得很有意思,同时又感到当今有不少青年文人谈茶的文章亦不乏佳作,也收录进来,那就更好。否则会给人以错觉,认为品茶这一件事,仅仅是鲁迅、林语堂等老一辈文人的爱好,中青年文人都是喝咖啡、可乐一类饮料的,事实上并非如此。

再说,每一位文人的品茶经历,莫不和他本人的遭遇有密切的关系,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在一日三餐都难以维持的苦难岁月中,当然很难有品茶的心情。有的文人爱茶就是家庭从小培养的习惯。诸如此类,等等,所以有了加以点评的想法,希望起到“导读”的作用。

● 我在《文人品茗录》一书评点您的《美化心态的茶》、《茶事寻梦》等文时,已比较充

● 卢祺义

▲ 蒋星煜

分地表达了对您的敬仰之情，读者如读了这本书，也会对您一生的茶缘、茶情有所了解。但最近我在拜读您的《中国戏曲史拾遗》（百家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一书时，竟又无意中发现内有《戏曲与茶文化互动》、《关汉卿〈不伏老〉“分茶”之考释》、《〈牡丹亭〉茶文化含蕴之探索》等三篇大作，其中引用史料、典故之广博，辨析、论证之条理分明，即使在当今茶学界怕也无人可媲美，而这些极具历史价值的论文均撰写于近几年。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您近些年对“茶”有着特别的偏爱，您花这么大的精力研“茶”，从中又得到了怎样的感悟和乐趣？

▲ 研究中国戏曲史是我的主题之一，我发现除任二北、徐朔方等卓有成就的大家之外，绝大部分专家、教授都是在《中原音韵》、《录鬼簿》、《青楼集》、《南词叙录》等戏曲专业书中兜圈子，新的成果较少。戏曲作品很多是反映唐、宋、元、明、清等历代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的，其内容非常丰富，即如贩卖茶叶、品茶等等，戏曲中也有生动的反映，所以我从这一角度出发，写了几篇论文，无非希望戏曲史的研究能出现更活泼的局面，有无作用，也还难说。

我也曾设想写一本《中国茶文学史》，因为多年来基本上以研究《西厢记》、《桃花扇》为主，所以也未能有计划地进行，如今到了88岁，要实现这计划，可能性不大，但再写些论文，是没有问题的。

● 记得营养学家于若木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论述（大意）：饮茶有益于提高人的智商，中国人比较智慧，得益于普遍饮茶。我拜读您的茶文或者其他文章，总不由自主地惊叹您过人的记忆力和表现力，特别是您的一些回忆文章，许多半世纪前某一事之细节的描述如在目前。您在进入老年后还有如此过人的记忆力和表现力，是否与您一辈子饮茶有关？能谈谈您对“茶”的独特见解吗？

▲ 喜欢饮茶，和记忆力可能有一些关系，但也无法用数据或实验反映出来。

我每到一地，首先是饮茶，把自己的思绪整理一下，让大脑像白纸一样来感受新的事物，所以事后也不容易淡化。到出产名茶的高山幽谷是如此，到以泉水闻名的城市、乡村也如此。我到沈阳的小河沿，到宁夏的银川市，到承德的避暑山庄，那些地方虽不产茶，我住下来之后，也首先是喝茶、品茶。

我写《李世民与魏徵》、《司马迁》这两篇历史小说，都是花整整一个通宵完成的，喝了多少茶，没有统计过，但它似乎起了一种微妙的过滤作用，与小说无关的许多东西居然暂时全从脑海中消失了，我随着喝茶、品茶，全身心进入了小说的规定情景了，写起来走笔如飞。

●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些哀叹人年老“不中用”的段子，如“60岁不分官大官小，70岁不分钱多钱少，80岁不分房大房小……”意思是人到了60岁以后就不再有“官本位”观念了；70岁以后即使有钱，因身体、生理等原因，也消费不了许多了；80岁以后的活动范围就在一张床周边，房子再大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您“老而弥坚”，一直像个“老顽童”似的笔耕不止，据说仅今年一年，您就已出版和计划出版六本有史学价值的书，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能否谈谈您的老年茶饮生活和日常安排？

▲ 应该说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我从茶中得到不少生活的乐处、益处是事实，但是，别人的情况也不一定如此，他们从别的方面也可得到生活的乐处和益处。

我现在每天清晨泡一杯绿茶，饮三开。中午再泡一杯绿茶，也饮三开。茶叶都不多，第一选择是狮峰龙井，第二选择是西湖龙井，第三选择是开化龙顶或千岛湖银针。晚饭之后，不喝茶了。

因为喝茶、品茶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有变动，当然影响到写作和整个健康状况。倒不一定是生理上起了作用，也许是心理作用吧。

● 您曾经多次对我说起过，您因为喜欢饮茶而“玩玩茶”，无意

踏进“茶人”的圈子,但我感到您其实一直十分关注上海茶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还经常写些短小精悍的茶文为茶文化活动助兴。您作为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文化老人,能否谈谈对上海茶文化现状的看法?

▲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上海十分可能是能喝到最多品种、最多不同风格的茶的一个大都市,也是茶客最多的一个大都市。多年来的风气使然,茶文化的累积既深且厚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由于没有把茶文化的研究和巨大的茶叶经济内在的密切联系把握好,茶文化的研究开展得不顶理想,实际上是制约了茶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上海每年举行一次盛大的书展,书展为上海的出版业和读者搭建了互动的平台。出版社和读者受益匪浅。这一个星期的如火如荼的局面决不是几天前刊登一下广告就能形成的。出版界有《文汇读书周报》、《读者导报》等报刊一直做沟通、交流的工作。上海每年也有一次国际茶文化节,办得有声有色,但平时却缺少茶文化工作者交流心得体会的报刊,这样当然会影响上海茶叶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希望行政部门、商业行会能有一点远见卓识,关心、解决这一问题。

陈眉公佘山品茶

| 蒋星煜

上海拥有许多历史名人，明代的陈眉公（陈继儒，1558—1640），即其中之一。他二十七岁那年乡试落榜后即隐居佘山。史书与方志都说他曾被“先后荐征，屡辞不应”。所以时人称之为“陈征君”。

他在佘山隐居达五十余年之久，对于佘山古迹的修葺，文物的保护、保存，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热爱品茶，品茶成为隐居的休闲生活中的主要活动。他的诗文以及随笔小品涉及“茶”的也不少。有的是在无意中提到的当时生活片段及见闻，却成了学术含金量颇高的珍贵文献。例如他所作《沐堂建殿疏》说：

其山有殿阁，出树梢。一瓦一木，出真空（蒋注：真空法师）手担肩负。壬子，为游客入山，不戒于火，大殿竟付烈焰中。此时有支谷长老住徐叔文茶园中，见沐堂峰顶幡幢麾盖簇簇入烟燎而去，意甚怪之，而未几诸佛化为灰烬矣！

这壬子年应为万历四十四年（1612），这就是说当时佘山的茶的生长既不是野生的，也已经不是分散的种植，而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茶园了。园主为徐叔文，应该不是等闲之辈。因为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松江人徐阶曾经是经常来沐堂烧香的香客，而徐家又是松江府最大的地主，此时虽已经过海瑞的严厉查处，退还了不少土地。但仍拥有大批土地。这徐叔文即使不是徐阶的堂房侄孙辈，也肯定是徐阶的族人也。

支谷长老是客人，不到佘山的寺庙里“挂单”（住宿），住进了徐叔文的茶园，说明茶园相当讲究，在生活条件方面比寺庙要好。也就是说肯定不是刚刚筹建的。

从这些方面推断，至少在万历初年，亦即 1570 年前后，佘山已经在种茶树了。

陈眉公这个隐士比较特殊，他虽坚决不接受官方的任何任命，却又喜欢和各式各样的人结交，所以隐居在山中也接待某些来访的名士、高官，走进松江城，或者去苏州、杭州时，往往又成了名士、高官的席上宾。他当然并不是为了攫取什么珍宝或古董，而是和那些人有着艺术或学术方面的共同语言，彼此可以作交流。这些名士、高官如果开列一个名单，则可以包括王世贞、董其昌、钱龙锡等等。尤其董其昌，他们二人的关系更为密切。

有夏茂卿其人，著作《茶董》一书，董其昌为之写了序，陈眉公也为之写了序。他在序文中十分简要地回顾了茶的历史发展，并认为品茶的风尚到了明代已有了重大的改革，无论哪方面都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为苏东坡、黄山谷辈没有能见到这种盛况而有所遗憾。对于品种繁多的茶，他特别推崇宜兴的罗芥，看来他是作了审慎的比较而后下的论断。因为夏茂卿另有《酒颠》之作，所以陈眉公在序中还把茶和酒作了一番比较：“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类侠，茶类隐，酒固道广，茶亦德素。”乃唐宋以来惟一能截然判别酒与茶之不同风格的精辟论断。这一番议论颇有创见，其他文人没有这样谈过。

十分有趣的是当时佘山同时有两位隐士，陈眉公住东佘山，施绍莘住西佘山，据施绍莘说：“诗场酒座，常招邀来往。”陈眉公所住的建筑有神清之室、含誉堂、顽仙庐、笱帚庵、白石山房等，陈眉公《茶董小序》说：“余在茶星馆，每与客茗战……”则陈眉公隐居处应还有一座茶星馆。但《松江府志》、《佘山志》均未见记载。施绍莘所住的建筑

有三影斋等。另有一间屋子，题名曰：西清茗寮，专门为品茶而建。他们二人有时也邀请对方一起欣赏佳茗，各谈其感受，陈继儒也应该是西清茗寮的常客。陈眉公处处都不忘品茶。

陈眉公虽然经常到松江城内或苏州、杭州等处云游，毕竟还是在余山深处的时候为多，琴、棋、书、画之类，无不涉猎，但也写作了许多文章。基本上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元杂剧、明传奇的批注，有《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等，一类是内容包罗万象的笔记小说，如《太平清话》、《珍珠船》、《妮古录》、《笔记》等，诸书中都有关于茶的记载和评价。

他有关茶的论述有两点最为精辟，首先是加工的重要性，认为即使是很精美的品种，焙制不得法，仍旧把茶糟蹋掉了。举紫笋、龙山茶为例，用松萝法当然可以，但原来用的一套方法在不知不觉中又用上了。他所以特别欣赏唐人论学琵琶的故事，最好在旧法全部遗忘之后，再从头开始，才能焙制出好茶。其次是引用徐茂吴的话，主张用陶罐装，以竹箬塞紧罐口，倒悬之。使阳光绝对照射不到。屠隆也说过类似的话，不知孰先孰后也。

他还说过：“余乡余山茶与虎丘相伯仲。”陈眉公说余山茶和虎丘茶相似，应该就是屠隆《考槃余事》所说的“精绝”的那种“虎丘茶”了，诚如乾隆《苏州府志》所说，寺庙主持觉得反受其搅不得安宁，因而将其一并砍伐，于是“遂绝”。看来当时徐叔文茶园中的茶树和苏州当时的名茶“虎丘茶”近似，而不是后来从杭州引进的梅坞龙井也。

当年陈眉公曾留下品茶论茶的遗迹和风流韵事，后世游览余山者往往深深怀念而吟诗以寄崇敬之情。清初的大诗人吴伟业写了两首，一是《咏陈征君西余山祠》：

通隐居成市，风流白石仙。

地高卿相上，身远乱离前。

客记茶龕夜，僧追笔塚年。
故人重下拜，酹酒向江天。

所谓“通隐”，是指陈眉公的隐居和一般隐士不同，仍保持一定的社会活动。因此即使生活在佘山，也出现了“居成市”的现象，和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品茶则是主要内容之一，并非买官鬻爵或交通关节也。另一首为《佘山》：

溪堂剪烛话征君，通隐异平半席分。
茶筍香来朝命酒，竹梧阴满夜论文。
知交倒履倾黄阁，妻子诛茅住白云。
处士盛名收不尽，至今山属佘将军。

吴伟业这两首诗既突出了茶在陈眉公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歌颂了陈眉公清高的人格。我认为也很重要，因为陈眉公一度曾被指为是“飞来飞去宰相衙”的“云中鹤”，也有人认为即是《牡丹亭》中陈最良的原型。其实，都误解了。吴伟业写诗对历史真相，对人物的臧否都是很严格而审慎的。

何耀曾： 茶业，终身的事业



“米寿”时的何耀曾先生

何耀曾

1920年12月生，浙江绍兴人。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离休干部。1940年就读复旦大学，系复旦大学茶叶专业的首届学生，师从吴觉农先生。1948年，在上海国际贸易咨询所，开始接触茶业。1949年5月，就职于中国茶叶联营公司，在上海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任业务部副主任，1950年至1954年，就职于中国茶叶公司华东区公司，在储运科先后担任组长、科长。1956年，任茶叶公司茶厂厂长。长期在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工作，直至离休。参与了上海市茶叶学会的组建工作，担任上海市茶叶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副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四、五届理事会顾问，第六、七届理事会名誉顾问。